

庚辰年菊月

光明國學出版社

白



朱水欽著

莊子南華經內篇註

汪崇楹書



少阜易朱永欽 著

莊子南華經內篇註

光明國學出版社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莊子南華經內篇註／朱永欽著。——初版。——
—彰化市：光明國學出版社，民89

面；公分。——

ISBN：957-97633-7-2（平裝）

1. 莊子—註釋

121.331

89015425

莊子南華經內篇註

著作者：朱永欽

（版權所有）

發行者：光明國學圖書館

出版者：光明國學出版社

地址：彰化市福山里山中街三八六號

（04）7322584

郵撥：02331622李如海帳戶

流通處：嘉義玉珍書局

（05）2752908 傳真：2768158

出版證：局版台業字第四七五三號

日期版次：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初版一刷

◎福山榮園結緣隨喜·所得捐予天元佛院◎

序（初版原序）

少阜易

中國文化之美，一如江湖山水奇景妙境，有訴不完的綺麗風光、有道不盡的絕世風情；細覽這千般美景，其中體現了生命最高智慧的，是輕吟著天籟妙語的兩個奇人奇書——老子與莊子。從春秋戰國到現代文明，縱使二千多年的歲月已經過去，但依然留在人們心中的，是精深玄奧的老子之道、與廣大自在的莊子之妙。回看中國歷史，百家學說雜然紛出，其中能夠成爲中國文化主流的，莫過於道家與儒家；而老莊思想——道家哲學，則是我個人最嚮往的一段精神探求。

精深玄奧的老子一書，使一般人難以窺其究竟；而比起辭簡意深的道德經，承繼了老子思想的莊子一書，則明顯生動了許多——取寓言之譬喻、說至情之妙理，處處引人入勝；更重要的是，其所謂『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爲一』的觀念，把至真的人性做了最極致的開展，使之趨於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。明代高僧憨山大師曾云：「上下千古負超世之見者，去老唯莊一人而已；載道之言廣大自在者，除佛唯莊一書而已。藉令中國無此人，萬世之下

不知有真人；中國無此書，萬世之下不知有妙論。」誠然哉！無論從文學美學或哲學的角度，乃至於心性上的修真之言，我們都可以看出，莊子一書，實堪稱爲中國文化的瑰寶。

以中國功夫震撼了整個世界而享譽全球的李小龍，就是在其武術哲學中，吸取了老莊的道妙與智慧，而成就了凡人所無法企及的神話傳說。就如同中國武術一樣，道家哲學，也是我們中國人在世界舞台上的另一番驕傲。

筆者從高三時開始接觸莊子的瓌璋之文，後來因爲種種因緣的成全，對〈逍遙遊〉中『乘雲氣、御飛龍，而遊乎四海之外』的姑射神人，生起由衷的追慕之情。翻看從古至今的莊子註釋，林總紛陳，不下數百家，每個人各有自己的看法與體悟；而在下晚輩，也一直想把個人讀莊的心得與淺見寫出來，與大家作個分享。

感謝上天的安排，讓我在今年六月大學畢業後，還能有半年較空閒的時間，將讀莊子一書的心得與感悟，不揣鄙陋筆之於書。當然之前有參考一些前輩們的研究與看法，加以自己的體悟與感受，然後將個人的心得寫出來。主要的參考資料有：莊子注（郭象）、莊子疏（成玄英）、莊子內篇憨山註（釋德清）、逍遙的莊子（吳怡）、莊子內七篇思想研究（高柏園）、南華經義疏註

(孟穎)、莊子的生命哲學(葉海煙)、莊子的美學與文學(朱榮智)……。而道家的三大代表人物及其著作：老子道德經、莊子南華經、列子沖虛經，在其精神思想上，有一定的承繼性與共通性；因此，在註釋南華經時，後學亦引徵道德經與沖虛經，作為旁證與參考。然而不免一提的是，在述寫註釋與心得的過程中，面對博大精深又雄奇超逸的莊子妙理，愈覺得自己的渺小與不足；書成之後，題名為《南華經淺註》，真的只是個人的淺見小註罷了！

想想自己，真要感謝上天，讓我生長在鍾靈毓秀的美濃；從小與山林為伍，與飛禽雀鵲、花草田野為伴，聽鳥語、蛙鳴、蟲唧，賞蔚霞、白雲、明月，盡情地吸吮大自然的生氣與芬芳。或許是因為生長環境與莊子有幾分類似，又素好道家高人的風采，所以每讀莊子之語，常有一些莫名的感動與契悟。他就猶如一位時隱時現的良師益友，在我們耳邊輕輕地說些妙語，觸動你我的內心深處，使我們恍然發現——原來我們的內在精神，是與天地萬物並融相通的；而你我的心靈深處，也都有一片純真而美麗的天空。

觀南華經內七篇，從《逍遙遊》以至於《應帝王》，文字泱漫而義理泓深，氣勢超然而首尾相承。我以為，若非莊子之神才，誰能寫出如此洸洋恣肆而又至情至理的千古妙文！

不少研究莊子的學者認為，莊子一書，除了內篇是莊子本人所著之外，其他外篇與雜篇，絕大部分為莊子弟子或後人所作；因此有些學者以為，研究南華經，只須研究內七篇即可明其大義。但我細覽外篇中的〈秋水、達生、知北遊〉等，亦有相當精采的妙意深趣；因此在這本《南華經淺註》中，除了註釋內七篇之外，也選錄了外十五篇中的「秋水、至樂、達生、山木、田子方、知北遊」六篇原文，使讀者能夠對莊子的思想及精神，有更完整的認識與瞭解。

『莊周夢蝶』，是南華經中最膾炙人口的故事；莊子的蝴蝶夢，是個如芭蕾夢幻般的美麗天地。在此，讓我們暫且放下萬緣，以至真的心情，遨遊於莊子廣大自在的虛逸妙境。

一九九八戊寅年十二月

增修再序

少阜易朱永欽

莊子南華經，千古第一妙文也。輕輕品賞，美好飄遙，令人心曠神怡；細細讀之，得見至人生命智慧境界，令人欣慕而入遊理域；深深悟之，心凝形釋，令人性慧開明、玄契天真，與道同化。大哉南華真人，大哉南華真經！如果說老子是道家的一山高原，那麼莊子就是這高原上的一座奇峰了。儒家孔孟與道家老莊、及後來佛家的禪宗，如天水長江，灌溉起中國文化一幕幕精采的舞碼；而莊子，在玄遠中，顯得格外動人。

如此一本道妙奇書，讀之不忍釋手；雖不敢攀比莊子南華道境，卻頗有君心似我心之感。我欲舒此幽情，也願諸賢友能同有感動。

前年歲末，後學初成《莊子南華經》內七篇淺註；這段時間來，受到一些讀者朋友正面的回響，而其中尤感謝福山陳姐美珠，受其鼓勵與成全良多。這次的增修，補正了初版中一些較不圓滿的地方，當然也因為時空心境的成長，自然也有不同於以往的新的體悟；閒來寫寫，成之於書，與莊友諸君共享一二心得。

而關於莊子方面的註釋與研究書籍，不少前輩都有獨到的見解與發明，除了原序中所舉的書目之外，還有以下的資料也值得讀者們參考：莊子口義（林希逸）、南華真經副墨（陸西星）、莊子通莊子解（王夫之）、莊子南華經解（宣穎）、南華真經正義（陳壽昌）、莊子哲學、莊子今註今譯（陳鼓應）、莊子讀本（黃錦鉉）、莊子內篇解義（吳怡）、莊子思想之美學意義（董小蕙）……。

後學這次的增修，除了內七篇的註釋之外，還增錄了雜篇中的「寓言、天下」兩篇原文。寓言篇前半部分，可視為莊子全書之序例，特為錄出；而天下篇則可視為莊子全書的後序，甚為精采，非得南華火傳者不能寫出。此為雜篇中最令人激賞的文章。至於是否為莊子所親作（和外篇），我則著重於文中精神所寄予的道妙與情理；文中有他玄竒道妙與深切的情理，我會相信是出自莊子之筆。以藝術欣賞代替諸辯考證，不更能融契莊子的美嗎！

這本莊子內篇註能夠出版，要感謝許多因緣成全，也希望此書可以帶給諸君一些新的感受與體悟。而最後想到的是，莊子妙理，言本非言；寫了這些，不知能契南華大旨幾分，或許莊子在天上正笑看著我們呢！

莊周別傳

莊子，宋人也，名周字子休，生於睢陽蒙縣，嘗為蒙漆園吏；生卒年難詳考，約與孟子前後。其學無所不闕，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。故其著書十餘萬言，大抵率寓言也。其宗於老子，且又更為高逸超遠。其言泔洋自恣以適己，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。

楚威王聞莊周賢，使使厚幣迎之，許以為相。莊周笑謂楚使者曰：「千金，重利；卿相，尊位也。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？養食之數歲，衣以文繡，以入太廟。當是之時，雖欲為孤豚，豈可得乎！子亟去，無污我。我寧遊戲污瀆之中以自快，無為有國者所羈，終身不仕，以快吾意焉！」志情高澹，出名利之外；乘道德而浮遊，物物而不物於物也。

弘曠清遠，逍遙超逸；盡性命之真，原天地之美，達死生之情，通萬化之理。獨與天地精神往來，而不敖倪於萬物；不譴是非，以與世俗處。曰：天地與我並生，萬物與我為一。其晚年傳云隱居於南華山。

唐玄宗時封為南華真人，書稱南華真經。後世道門多尊其為南華仙人。

吳怡博士話莊子

錄自吳怡博士所著：
超塵不羈的才士——莊子

（繼老子道德經之後）道家的第二部偉大傑作，要推莊子的《南華經》了。

讀過《南華經》的人，沒有一個不拍案叫絕，讚嘆莊子的才思過人；也沒有一個不飄飄然，與莊子同遊於超人的境界。金聖歎批才子書七部，把南華經列為第一。奇文是有目共賞的，豈只是金聖歎一人如此！

讀《道德經》像讀數學一樣，必須用腦窮思苦索，使人感到嚴肅吃力。讀《南華經》則好像聽音樂，那快慢的節奏、高低的旋律，節節引人入勝，使人不得不跟著莊子，進入一種飄然的忘我境界，甚至忘掉去想文句的意思。

《道德經》是純哲學的作品，而《南華經》卻是兼有哲學文學特色的作品。古來沒有一位思想家，不研究南華經；也沒有一位文學家，不朗誦南華經的。莊子非但是歷史上偉大的思想家，也是偉大的文學家。他那絕頂的天才、超人的想像，都從神出鬼沒的筆鋒間流露出來。文字到了他的手裡，好像活動的玩具，顛來倒去，曲折離奇，他愛怎樣說就怎樣說，愛怎樣寫就怎樣寫，愛用什麼字就用什麼字。二千年來多少人模倣他的文章，可是沒有一個模倣得像樣，

他可以稱為空前的散文大家了。

莊子的文章，都是歸納性的。他東說一句、西說一句，好像毫無組織、全無結構，使你有點恍惚，使你感覺離奇；於是你一句一句的讀下去，最後你才發覺他每一句話都像一根鞭子，擊在你內心的癢處，使你感覺到的是一陣快感。他的整部書，可說都是由寓言湊成的；這些寓言雖然都是虛設的，然而每個寓言，都有它無窮的意味。他東拉一個寓言、西扯一個寓言，無非要來襯托出他心中奧妙的想法。這些想法，有的是憤世嫉俗，有的是玩世不恭，有的是冷諷，有的是熱嘲；可是披上了寓言的糖衣後，非但我們感覺不出其中的尖刻，而且覺得非常親切；即使自己也被嘲諷，卻覺得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呢！

二千年來，他嘲笑了一上下古今所有的人物，他的嘲笑之聲永遠的留在人間，世界上再沒有像他那樣嘲笑的天才，因為他嘲笑出來的都是真理。孟子好辯，莊子善嘲，這該是中國歷史上的雙璧。

孟子辯得別人無話可說，莊子卻嘲諷得別人心有戚戚。可惜這樣一位曠世的天才，我們對於他的生平，卻一無所知；歷史留給我們的，只是他千古如一日的嘲笑之聲。至於事蹟不明，這原是道家人物的特色，今天我們還能知道莊子的一鱗半爪，乃是來自他的嘲笑聲中。

他在開宗明義第一篇裡，便藉一隻大鵬鳥的寓言，嘲笑人世的愚蠢無知。

他這樣的描寫：

從前，在北海中，有一隻碩大無比的鯤魚，大得不可想像。後來他化成了
一隻大鵬，他不飛則已，一飛沖天，直上九萬里的高空，擊起三千里長的水波，
然後再向南飛，直飛向天池。這時，地面上有兩隻小鳥譏笑的說：「我想飛就飛，
即使飛不上樹，最多也不過跌回到平地，何必要衝到九萬里的高空，再向南飛
啊？」寫到這裡，莊子感慨的說：「這兩隻小鳥，哪裡知道鴻鵠的大志呢！下愚
不了解上智的行為，短命不知長壽的經歷；先天的限制，使他們哪能知道這個
原因呢？正如朝生暮死的菌芝，不知道清晨與午夜景色；又如春生夏死的寒
蟬，不了解早春和暮秋的光彩啊！」

這是一篇非常突出的寓言，完全是莊子的自描，那隻一飛沖天的大鵬，就
是莊子。

莊子超人的智慧、超人的眼界、超人的氣魄，也就只有在超人的境界中，
才能逍遙而遊。人世間多的是無知的小鳥、短視的小鳥，他們能了解莊子嗎？
他們能賞識莊子嗎？

由這隻大鵬身上反映出的莊子，是個逍遙的超人，他的生活天地，與儒墨
不同，他是逍遙在九霄雲外的。他不高興時，就怒而飛，飛到人們看不見的天
池中，去過著自己的生活；他高興時，也看看人間世，從他口中，嘲笑幾聲。

司馬遷對於莊子生平的了解也很有限，他只知道莊子名周，是宋國蒙人，曾經做過蒙縣的漆園吏。至於其他方面，我們只有靠《南華經》中的寓言故事了。當然這只能當故事看，不能視作真有其事的歷史。

蒙縣是一個小地方，偏於中國的東南部；那裡有莊子釣魚的孟渚澤，有通往中原要道的汶水，有綿互數十里的園苑。我們的偉大才子莊周，便是在這樣一個山清水秀、風景優美的自然懷抱中長大的。

江南多才子，由地理因素上，可以證明這話一點也不假。中國北方，都是一片平野，人民也以農牧為本，所以產生的人才都比較『木訥近仁』，如孔墨；可是南方，則都是溪流縱橫、景物曲折，所以產生的人才往往比較風流拔萃，如莊子。試看孔子少時只是在倉庫內算賬、在牧場上看牛，那是非常枯燥呆板的工作；而莊子卻在幾千畝大的漆園內做事，整天接觸的都是青綠的樹林和活潑的飛禽，因此吸吮著自然的生氣，富於想像。試看他的寓言中都是用鵬雀樹木作對象，而他幻想中的人物，又都是些怪誕不經的人，不是缺耳朵、便是凸胸脯，可見自然對於這位絕世天才的影響了。

他做一個小小的漆園吏，經濟生活不太理想，有一次因為窮得沒有辦法起火，只得向管河的一位官吏借米。那位官吏滿口答應說：「沒有問題，等我收到

田租時，借給你三百兩金好啦！」其實莊子借米是為了救急，所以他大為不高興的說：「我昨天來這兒的時候，途中聽到有人喊我的名字，我環顧四周，沒有人影，原來是車子壓過的溝中有條鮒魚在叫我，我問牠有什麼事，牠說：『我是東海裡的波臣，你能否給我斗升的水，活活我的命。』」我回答說：『沒有問題，等我向南遊說吳越的君王，請他們激動長江的水來歡迎你好啦！』這時那條魚大發牢騷說：『我一時失策，處於這種困境，如果你能給我斗升的水，還能活下去；而現在你竟用那種話搪塞我，不如早點到賣乾魚的店舖中來找我吧！』」莊子貧困的情形，由這段牢騷中可以略知一二了。但他雖然貧困，對於金錢卻看得很輕，絕不為金錢所奴役。

有一次，宋國有一個曹商，奉宋王的命令出使秦國。去的時候，帶車幾乘；回來的時候，由於得到秦王的歡心，帶回一百多乘車子。便向莊子吹牛說：「叫我住在窮巷矮簷下，黃臉癩頸，織著草鞋過活，我是沒有這種刻苦的本領。而我的本領，只要一句話把萬乘之主說開心了，便可擁有百輛的車乘。」莊子帶著譏諷的口氣說：「我聽說秦王有一次生病，下詔求醫。凡能替他開破膿瘡的，賞一乘車；替他舐痔的，賞五乘車；做得愈卑鄙無恥的，得車愈多；你大概也替秦王醫過痔吧！不然怎能得了那麼多的車呢？好了，你快去吧！」這段諷刺是多麼的潑辣、尖刻，更可看出莊子對於那些以『無恥』所換來的榮譽富貴的

深惡痛絕！

他非但對於金錢不十分重視，對於功名也看得很開。有一次他到梁國去看惠施，有人向惠施挑撥說：「莊周的口才比你好，他來了，你的相位便難保了。」惠施著了慌，便通令在城中搜尋他三天三夜。結果他登門去見惠施，說：「你知道南方有一種名叫鵯鵯的鳥嗎？牠從南海飛向北海，在遼闊的途中，不見梧桐不宿，不遇竹實不吃，不逢醴泉不飲。正在牠飛時，下面有一隻鷓鴣，口裡正啣著一隻腐鼠，那隻鷓鴣生怕鵯鵯來搶牠口中之物，急得仰頭大叫一聲：『嚇！』現在你也想把梁國的相位，來向我嚇一聲嗎！」

事實上，莊子非但不會去爭取別人的相位，即使把相位恭恭敬敬的送給他，他也不會接受的。有一次楚王喜歡他的才氣，派了兩位大夫去禮聘他。那時他正在濮水邊釣魚，兩位大夫恭敬的說：「我們國王，有意把國事麻煩你先生。」莊子不動聲色，愛睬不睬的說：「我聽說楚國有一隻神龜，死了已三千年，你們楚王把牠用錦巾包著、繡筍盛著，藏在太廟裡，以卜吉凶。試問這隻神龜真正有靈的話，是寧願死了留著一套龜甲受人尊重呢？還是寧願活著，在泥路中拖著尾巴爬呢？」兩位大夫說：「以神龜來論，當然寧願活著，在泥路中拖著尾巴多爬一會呢！」

的確！莊子的一生，就是喜歡在泥地上拖著尾巴爬。是那麼的潦倒，那麼

的玩世不恭。有一次梁王請他去聊聊天，他穿著一身大麻衣，已打滿了補丁；腳上套著一雙鞋，沒有青絲鞋帶，而是用麻帶捆著，就這樣不修邊幅的去見梁惠王。惠王覺得他有點不像樣，就問：「先生，你那樣的潦倒嗎？」莊子幽默中有刺的說：「人有了道德而不能實踐，才是真正的潦倒呢！衣破了，履穿了，並不是潦倒；而且這是我遭遇時代的不幸，碰不上聖君賢相，又有什麼辦法呢！」這種當面挖苦君王，也只有莊子這樣不羈的天才始能敢作敢為啊！

他的一生除了在漆園內過著與樹木鳥獸為群的生活外，便是在外面東奔西跑。他的周遊列國，可不是像孔子一樣尋找一個政治舞台，也不像墨子一樣熱心於改革社會，而是到國外旅行一下，看看這人間世的可憐相；然後振筆直書，嘲笑盡這形形色色的一切。在表面上看來，他極端的玩世不恭，好像是專以譏笑取樂似的；事實上他內心有著深憂，這種深憂與孔墨的憂國憂時並無不同。他有一次去見魯君，魯君問：「魯國有很多的儒生，可是卻很少有人向你先生學道。」莊子回答說：「魯國的儒生也很少。」魯君奇怪的問：「在魯國到處可以看到穿儒服的人，怎麼說儒生很少呢？」莊子說：「我曾聽說，真正的儒生，戴著圓冠的，能識天時；穿著方鞋的，能知地形；掛著玉佩的，斷事如神。有道的君子，並不一定穿著儒服啊！衣服穿得漂亮的，未必真有學問哩！你一定不信我的話吧！那末你不妨下一道命令說：沒有儒家的學問，而穿著儒服的人，